

长篇小说



生活如此缥缈扑朔迷离，留下件件桩桩难忘记忆。
曾经奢望辉煌光彩，求索奋力不足为奇。
任凭一派生机追逐梦想，实期盼诗情画意与生命融为一体。
岂知人生如同下棋，留得一句“道无形兮”。

下卷

李湘著

中华乡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

李湘 赠

中华乡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

书 名	道无形兮
著 者	李 湘
责任编辑	张冀谷
责任校对	黄 玉
装帧设计	甘笑宇
出版印刷	中华乡亲出版社有限公司
地 址	香港九龙佐敦上海街 61 号
大陆电邮	1242782991@qq.com
发 行	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会刊《四海乡亲》编辑部
印 数	3000(套)
开本印张	1/16 ,成品尺寸 170mm × 240mm, 34 印张
版次印次	2014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字 数	41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988-12435-2-2
定 价	港币 66.00 元 人民币 66.00 元

(下卷)目 录

- 281** 第六章：
岂说情有独钟，何来乐在其中。四处并非万绿葱茏，却能在春光中让愁烦无影无踪。
路途漫漫，无处不相逢。脚踏实地出发，重新拾起常青的梦！
- 331** 第七章：
阅历过冷月朝霞，遍尝过酸甜苦辣。执意描绘那绚丽图景，只可惜满眼满天尽是风沙。
且不提飞彩流霞，岂惧怕风吹雨打。一心一意栽种心花，再苦再难依然不愿糟蹋。
- 397** 第八章：
生活如此缥缈扑朔迷离，留下件件桩桩难忘记忆。曾经奢望辉煌光彩，求索奋力不足为奇。任凭一派生机追逐梦想，实期盼诗情画意与生命融为一体。岂知人生如同下棋，留得一句“道无形兮”。
- 442** 第九章：
问人生几何？须仔细琢磨；问人生几何？看是非功过。性格在蹉跎中决定命运，冲动在漩涡里留下罪恶。
并非命运苦捉弄，自古好事总多磨。人生无常且不顾，但凭良心迎福祸。
- 519** 不是尾声的尾声(之一)、(之二)
- 526** 后记

第六章

岂谈情有独钟,何来乐在其中。四处并非万绿葱茏,却能在春光中让愁烦无影无踪。

路途漫漫,无处不相逢,脚踏实地出发,重新拾起常青的梦。

164

在少了“后顾之忧”、相安无事的日子里,季芴和他的场友们,度过了农场最后的时光——弥漫着沉重的失落感,和幻灭感的时光;告别了充满着辛酸苦涩,和荒诞迷茫的岁月……

转眼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。这天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题为《我们也有两只手,不在城里吃闲饭》的文章。其中引用了毛泽东主席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”的最新指示。

于是,连锁反应,一个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,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,迅速在全国掀起高潮。“知识青年”,作为一个时代特有的群体,也像当年大跃进、大炼钢铁一般,一呼百应,召之即来,飞快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。

在昂扬的“上山下乡”进军声中,临南市革命委员会立即作出反应,在五圩公社召开“临南市历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座谈会”。议题十分明确:响应伟大号召,到农村去!到广阔的天地去!“五四农场”派出参会的代表,在会上代表全体场员,坚决表示积极响应。这是大势所趋,绝不可能以“个人意志为逆转



的”。

“五四农场”代表的表态，正中临南市革命委员会的下怀，他们正好可以顺坡卸驴、顺水推舟。市革委会早将“五四农场”视为沉重包袱，正感到非常头痛棘手。实在有点弃之不能，不弃又不行的意味。它有如“烫手的山芋”，每年市财政拨款给农场，虽说数量不大，却毫无收益，等于每年将钞票扔进水里，连“叮咚”一声，都未曾听见。况且，农场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今后的麻烦将越来越多，包袱将越背越重。长此下去，势必不堪重负。与其等到那天的到来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顺着时势，将其一推了之。对上既有交待，对下也能冠冕堂皇一番，何乐而不为。农场场员既然强烈要求上山下乡，市革命委员会岂有不积极促成之理？！市里领导很快便做出口头指示：“农场停办，场员就地插队落户。”

随后的事情轻而易举，迎刃而解。无非是与宁利公社取得联系，将名册送上，研究分配方案。宁利公社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，紧锣密鼓，积极操办。按照各个农业生产大队的实际情况，将场员直接分配到各个生产小队，再由各个小队，将分配的农场场员，作为知识青年，安插到各个农户。不愿去农户的，可以自由组合，单独立户。

让季芩遂心如意的是其离场前，提出的唯一要求得到了满足。最终能与陈志立分配进同一个生产小队——石塘大队潘坡第四生产队。

165

临近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春节，分配到宁利公社各生产大队，插队落户的名单已成定局。当知晓请求得到应允，与陈志立分在同一个生产队时，季芩喜出望外。且不理睬这个“未知数”究竟如何？那里的生活与劳动状况会是怎样？至少两人能滚在一堆，同甘共苦、同喜共悲，就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值得欢喜一场。也没什么好准备的，正如一支歌中所唱：“……祖国要我守边卡，打起背包就出发！”只要稍作改动；“时势催我去插队，打起背包就出发！”可谓恰如其分，纯粹的真实写照。

确是如此,这些穷学生出身的场员,在农场折腾几年,能有什么家当可准备呢?充其量几套换洗衣服,加上棉被、蚊帐等生活必备品,大多还是家里提供的。除此而外,就只剩光身一人了。

在季芑看来,从农场转到农村,本只是一步之遥,像淌小溪一样,只需双脚轻轻一蹬一跨,过去就算了事,权当再搬一次家吧。在他心里,此番“上山下乡”,非但毫无伤感和失落,倒反有一股“跳出苦海、摆脱牢笼”的意味油然而生。自从那场飞来横祸,家庭突然变故,一夜间从天上跌进万丈深渊,他便尝遍了人生的苦酒。在农场,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,他再不寄望生活如何的优裕富足,更无奢求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。唯独期盼生活能够平静、平淡,能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大家相安无事、平平平和……

场员们集中下到农村那天,季芑记得一清二楚,离春节大年初一只有三天。公社社员们敲锣打鼓,到宁利街上来接人。当宣读季芑、陈志立,和另外三人,同分在石塘大队潘坡四小队时,即有几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过来领人。双方简单自我介绍后,再没别的客套,也没过多寒暄,便跟着那个自称队长的人走了。

去石塘大队,别无它路,唯有沿铁路线徒步而行。这里人口近五千。由石塘、李坡、潘坡、那兰四个自然村组成。每个自然村,都安排有“知青点”。到了一个村,就有一批人分流过去。潘坡,顾名思义,此村以潘姓为主。在石塘大队的中间。季芑几人一路跟随着,既送走前面到“知青点”的人,又被后面“知青点”的人相送。好在大家都有农场这段经历,分手告别时,仅仅相互摆摆手,点点头,并没特别的离愁伤感。

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,傍晚时分,潘坡终于到了。季芑一行五人,被队长带进生产队晒谷场,这里是平日生产队集会和活动的唯一场所。早有社员在那等候。需要“知青”落户的社员,像集市选择物品似的,对前来插队的五个人挑来拣去。

陈志立身强体壮,不用说,是一等一的强劳力,最早被会精打细算的会计潘光华选中,进了他的家。穿得较为整洁光鲜,随身家当较多的林永昌,被格外安排去了“五保户”潘玉清家;季芑被老实巴交的潘玉京领走。其它两个也各由户主带回家去。

并无仪式,也无须繁章褥节,做任何表面文章。昔日“五四农场”场员,今日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”们,就这样,开始了人生新的历程。



166

潘坡村共分六个生产小队，每个队都安排有“插青”落户。

季芎落户的潘玉京家，共四口人。除男女主人外，另外领养了两个亲戚家的女孩。大的已在生产队挣“工分”；小的则刚进小学。季芎的介入，显然深受欢迎。正因为没有生育，领养的又全是女孩，季芎很快便成了，特别是女主人的希望和期盼。此话怎讲？迄今为止，男孩在一个农村家庭中，都是撑门面、顶梁柱、举足轻重的角色。从天上忽然掉下个“儿子”，怎不叫他们笑逐颜开，乐不自禁。

说起潘玉京，在村里倒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。自年轻始，但凡木工、泥水工、水泵修理及杀猪、江中捕鱼等等……他爱学爱做，一学即通，并很快上手。干什么，能什么，称得上好手一个，一直是这家请，那户邀的热门人物。他也一直乐此不疲，热情相助。帮了这家砌屋、建房、垒灶台；又替那家赶制嫁妆、做家具。哪家要杀猪什么的，也免不了请他助上一臂之力。

就因婚后多年，老婆的肚子一直不见起色，后来领养的又是女孩，渐渐变得心灰意冷起来。做什么提不起精神，唯有用酒来麻木神经。喝到后来，几乎没酒就难度日；一喝酒便发“疯”，不是大发脾气，便是捂着被子，蒙头大睡。

也许是应了那句：“有福自然来”吧！一个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，给他家送来季芎，那种高兴劲，无法用言语比拟。很快，他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他们对季芎好，季芎偏偏又是个“人敬他一尺，他敬人一丈”的性格，随后做的几件事，很对潘玉京和他女人的胃口。没相处多久，真把季芎当成了不可缺少的家庭成员。

一切事出有因：“落户”那天，已是腊月二十八。离“大年初一”仅有三天。知青们屁股尚未坐热，便一个个心猿意马，几乎倾巢而动，急不可耐地赶回临南家中过年，与家人团聚。无可非议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换上任何人，都会如此。唯独季芎无家可归，有难言之隐，只能将新落户的潘玉京家，当作“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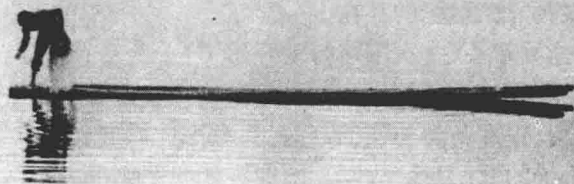
大年期间,他未离开潘坡半步,在此度过了下乡落户的第一个春节。岂料,季芴的无奈之举,正好迎合了当时“上山下乡”宣扬的口径:“一辈子修理地球,扎根农村一辈子。”更重要的是,老实巴交的农村社员们,生性不听你嘴里怎么说,而单单看你如何去做。再加上潘玉京家情况特殊,季芴在此过年,把此当成自己的“家”,本身就挺感人,很有说服力。

大年尚未过完,季芴“安心务农、愿在农村扎根”的消息,便不胫而走。在潘坡,甚至整个石塘大队传了个遍。待到回城过年的知青,陆续返回各自住户时,季芴无形中,已成了他们学习的“榜样”。社员众口皆碑,大队干部逢会必然提及。也不管季芴情不情愿,别别扭扭。

自那以后,只要提到“安心务农”,便会拿季芴出来说事。后来,经下来“蹲点”的公社干部一鼓捣,添油加醋一渲染,季芴不想当“典型、标兵”都难。评定“学习毛主席著作”积极分子有他,“上山下乡”积极分子有他。甚至连后来大队依照上头精神,成立“修改宪法”小组,也像“拉牛上树”般,把季芴的名字加了进去。正处风头火势,为了把“上山下乡”运动推向高潮,正愁无从入手,巴不得有这么一个生动事例。既然抓到了,岂肯轻易撒手。

再加上季芴喜欢写点东西,把见到的、听到的好人好事,及时写成稿件。很快,便与《永宁通讯》及县、公社两级广播站,建立了密切联系。不仅县里的《永宁通讯》,他时有稿件发表,而且,三天两头,安装到户的有线“喇叭”里,都能听见他所写的通讯报道及文章。没过多久,季芴成了该县和公社“报上有名、广播有声”的积极通讯员。

往往事物总是如此:正反两面共存,好与孬同样相辅相承。一边可能会获得表扬赞许;另一边却难免要领受嫉妒和非议。哪怕你并非有意而为,均在所难免……





167

道是兴趣爱好使然也好,说是扔“敲门砖”也罢,季芴热心写稿投稿,并时有稿件被报纸刊登发表和广播站播出。这的确是事实。诸如生产队多少人上了水利工地;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去哪个村演出;哪个生产队每天能够坚持唱红歌、升国旗、跳“表忠舞”……反正事无巨细,抓到一点便写。有些屁大一件事情,也不忘记政治,也要与当前的政治,紧紧联系纠结到一块。正因为事事时时与政治挂钩,不管三七二十一,都能适合“政治挂帅、思想领先”的原则,所以季芴投出的稿件,被采用的机率相对要高。

被作为知青的“典型”、表扬的次数一多;加上稿件发表的次数一多,知名度逐渐提高。作为当事者的季芴,并不感觉如何。倒是直接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中枢,令她们难受,忿忿不平,心理上出现严重的失衡。

也难怪,就在不久前,“五四农场”尚存之时,哪有你季芴之类的“话事”权;他们“红卫兵”,才是说一不二的农场主宰。要斗谁、抓谁、审查谁,都由他们说了算。现在却一切颠倒过来。自从插队落户后,不仅任何事,都不轮到他们作主,连征求他们意见的机会也不给。比如出席县、地、省三级学习“毛主席著作”积极分子的“知青”代表,他们是事后才知道的,事先连一点风声也不给他们透一下。他们真有点像“落毛的凤凰不如鸡”。想当初……他们想不下去。一想就头疼;一想就心理不平衡。想来想去,怎么也想不通。百思不得其解之余,惟有的办法,就是威胁加恐吓。以此作为警告:“小心点!收敛点!不要得意得过早!不要忘记昔日农场‘红卫兵’的存在……”

于是,由严逢乔牵头,一次围堵行动开始了!

那是一个宁利街日。季芴中午时分赶到街市,采买完事先计划好的东西后,一刻也未停留,正准备匆匆往回赶时,只见严逢乔迎面过来,挡住去路。后面还跟着十几个她的“红卫兵”战友。她劈头就问:“哪里去?”

季芴答道:“还有哪里去?回去呗!”

“哼!你真以为——那里就是你的家啦?”

季芴知道,来者不善。与其纠缠,不会有好的结果,干脆置之不理,也不答腔,侧身就走,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

严逢乔本有意找岔,岂能轻易放过。不等季芴答腔,便恶狠狠地说:“抖起来了,是吧!有‘老贫’给你撑腰,对吧!”季芴当然知道,她所指的“老贫”,是当时知青对农民的一种通称。心想:此刻与其理会,毫无意义。天理良心,同为插队知青,能有谁给谁撑腰?简直是无中生有、凭空捏造。

严逢乔见挑衅激怒不了对方,便用奚落的口吻说:“也不洒泡尿照照镜子,自己是何等货色!”说着,觉得还不解气,进而又补充了一句:“真是赖蛤蟆,想吃天鹅肉……”季芴清楚得很,她言下所指是什么。无非是他曾给叶舜音写过信。她们真把自己“高看了”,将此事真当回事,连同自己一道,也全然当成被人追逐的天鹅了……

季芴心里一阵好笑:到了此时此刻,这些自以为是,自以为了不得的人,尚未回过神来。只可惜为时已晚!季芴已闯过当初农场那道难关,越过“风险”线了。摆脱了严逢乔等人的围堵,季芴头也不回,径直往潘坡走去。

一路上,季芴不停地自言自语:“放心吧!天鹅们!我非但不会怪罪你们,反而要好好谢谢才对!……因为,正是你们的‘聪明才智’与‘合情合理’的想象,让在下躲过一劫。谢天谢地!从此化险为夷、遇难呈祥……”

168

“文革”运动的造势和渗透力,不能不说是空前绝后的。它的气息,不仅局限于城市的学校、机关、工矿企业,甚至连边远的乡村、农庄,也卷入进去。说它“史无前例”,应当是恰当的。

石塘大队潘坡村,与湘桂铁路线近在咫尺,离宁利公社所在的圩镇,不足十华里。按理说,并不闭塞。但那儿的习俗,仍沿袭着数百年来一惯制。最明显的“婚嫁迎娶”、“重男轻女”等方式和观念根深蒂固,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依然一成未变、一切如故。封建迷信在此大行其道,显得与时代进程脱节,甚至有些格格不入。



然而，“文革”掀起的阵阵狂涛，却让它有了脱胎换骨的更新。单说唱“语录歌”，跳“表忠舞”吧，对于祖祖辈辈靠种田为生的农民而言，简直是破天荒的。他们偶尔从村里的学生仔那儿得来讯息，说学校和街上居民，都在唱在跳那种玩艺。除了感到新奇，他们也跃跃欲试，尤其是年轻社员，心里都痒痒的，只是无人领头教唱而已。

所谓“语录歌”，就是拿毛泽东主席说的话，谱上通俗、易唱的曲子；所谓“表忠舞”，则是将颂扬毛泽东主席无量功德的歌曲，编成简易的舞蹈动作。这些时代的产物，均为风行一时的“早请示”、“晚汇报”派上用场。“知识青年”上山下乡插队落户，正好将这类既新鲜时髦，又充满迷信色彩的形式带进村来，也算是为“文化革命”做出了贡献。

在生产队长的安排下，每天早上出工前，社员们均到晒谷场集中，学唱“语录歌”，学跳“表忠舞”。也同样照搬城里人，搞的那一整套“早请示”的程式。由季芎领唱领跳。安排倒是安排了，但社员们学起来十分别扭，像闹着玩似的，十分不严肃。季芎费了不知多少口舌，总是对不上路。唱的老是不搭调，简直是从广西发的音，一下飚到了蒙古大草原……跳的更糟糕，说像群魔乱舞，倒是十分贴切。没过两日，就再也无法坚持下去。

也是的，季芎在思考：让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搞这套形式的东西，且不说“拉牛上树”，至少也不靠谱。如此这般唱来跳去，非但起不到“表忠心”的目的，反而很大一个程度，丑化了领袖的光辉形象。季芎私底下对陈志立说：“按照此番唱法和跳法，如果换上在当初的农场，恐怕是一个也不留，统统被抓起来了……”

169

农民毕竟是农民，仰仗的是土地，依赖的是种田与收获。一切靠嘴皮子或走形式的那一套，只是一时一事。闹着玩可以，顶真却不行。真正的功夫，还在于干实实在在的农活。“人不哄地皮，地不哄肚皮”，兴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陈志立身壮如牛，一开始便被“老贫”们看好，被列入男子汉的行列。他们

都喜欢与陈志立拉家常,不时还以当地的“旱烟”作媒介,干活的间隙,随意将塑料袋放在中间,里面的烟丝,你拿来卷一支,他拿来卷一支,一边吸吮着、喷吐着,随着股股青烟的缭绕,他们拉近了相互的距离。别看陈志立平时不哼不哈,少言寡语。既不领唱“语录歌”,又不领跳“表忠舞”,甚至权当旁观者,连唱连跳均不参与,照样能得到“老贫”的青睐。分配干活时,其毫无悬念,被当作一等劳力看待,专干“犁田、耙地”类技术活。而季芴和其它几个插青,就别想有此待遇了。

对不起,他们文文弱弱的,一个也未被看好,只能屈尊女社员之后,跟着干些诸如施肥、除草、松土之类的辅助性农活。可惜,季芴几个又不争气,连类似女人干的这些“轻活”,也往往干不好。不是肥施得不匀,便是挑肥时,边走边撒,待挑到田边,畚箕里的肥料,已所剩无几。等于“杨白劳”,白干了一轮。“老贫”们口里不说,心里肯定在嘀咕:“怎么会这样子的……”在他们心中,也有一杆秤:能干肯干的,才是好样的;专门摆花架子,学精偷懒的,没一个受欢迎。

季芴见自己干的农活,的确技不如人;力气也相差甚远。有些着急,又无可奈何。

那次,他随一伙女人们上“君山”砍柴。连翻了几座山,为了争口气,虽然早已气喘吁吁,也不甘落后,跟着在山丛中砍伐。好不容易凑够了一担,使劲将柴火扎实。但与那些女人们已经扎好的担子相比,真叫季芴有点难为情。因为,他扎好的这一担,还不足她们担子柴火的一半。这没办法,力不从心。为了安慰自己,季芴马上引用领袖说过的话:“……一个人能力有大小,但只要有这种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,一个纯粹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……”他从这段话中得到了鼓舞。

见女人们并未耻笑自己,便紧跟其后,挑着柴担,往下山的路上疾走而去。没走过山路的人不会知道:上山容易下山难。上山时,头朝前,脚跟后,还可以相互间分摊重量和力气。可是下山,尤其挑着重担下山,则大不同了。全身重量和力气,全靠两条小腿支撑。季芴没走几步,就有了“举步维艰”的感觉。到了这步田地,不走也得走,不迈也得迈。陡峭的山坡,容不得半道停留,倒退回去,更不可能。季芴直觉得腿肚子发酸,再由酸变软,接着竟抽起筋来。他想硬撑也撑不住了,双膝一软,双眼一黑,跪倒在山道的石级上,一担柴火。也顺势滚下了山凹,

好在房东的大女儿阿梅同行,她立即将自己的担子搁放一旁,将季芴扶起,慢慢送下山去。后来,连同季芴砍伐的那担柴,都是阿梅挑回来的。联想起这次上山砍柴的经历,季芴自我调侃道:“我真成了水泊梁山的军师——无(吴)用啦……”



170

“人心是肉长的”。一点没错！

季芎自从落户潘玉京家后，称男的为阿叔，女的为阿婶。看着他们善良憨厚的面容，很愿与他们成为一家人。阿叔阿婶更是求之不得，一开始便对季芎特别用心。凡是想得到的，无不尽力做到。农家能有什么家当呢！但凡有的，新脸盆、新筛桶、新热水瓶、新茶杯……统统都拿出来，放进季芎住的那间房屋，首先满足他的需要。虽说拢统起来，这些物件也不值几个钱。但凭这些细微的悉心关照，是绝不能用金钱衡量的。

对季芎而言，内心却有比较。他拿来与伯父家相提并论。伯父季正山家不能说不富裕，生活条件不能说不优越。可是，伯母余光霞又怎样呢！她心里唯有自己，没有他人，要不就整日费心思算计他人。从未将季芎当作亲骨肉相待，注定无法融洽生活下去。而潘玉京家则完全不同，论文化，大字不识一箩筐；论经济条件，更是无从谈起。而他们，却真正做到了尽心尽意。这是令季芎最为感动的。

潘玉京一家四口，三个劳动力。靠挣劳动工分，年终分红过日子。每年满打满算，不超支，也无盈余。相比起来，在本队本村，日子还过得去。这不是主要的，最主要他们人好，能诚心相待。季芎将心比心，自然“投桃报李”。在他看来，城里人，乡下人，又有何妨？！不仅潘玉京夫妇深感季芎对他们的好，就连队里的“老贫”们，也直夸季芎有心、难得。相互的关心诚心，换来了和睦相亲。至于后来，阿叔阿婶为了家庭的长远打算，如何为季芎张罗成家之事，那是后话。

俗话说：“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之祸福”。这天，阿叔拉锯做木工时，因用力过猛扭着了腰。季芎赶紧去请大队的“赤脚医生”。“赤脚医生”给了几粒止痛片，吞服后，丝毫不见效。阿叔疼痛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季芎便陪着阿叔，沿着铁路线，来到宁利卫生所求诊。卫生所医生粗略检查一下后，除给几小包止痛片外，还另给了瓶外敷的药酒。回

来后,还是不顶用。一连数日,阿叔痛苦不堪。季芴也知晓那句“伤筋动骨一百天”的老话。觉得长此拖下去不好,提议去临南就诊,认真检查一下。

起初,阿叔阿婶都很犹豫。见季芴再三提出,阿婶实话实说道:“实在要去,还得先去生产队预支才行……”季芴知道了,他们是手头拮据。马上说:“钱没问题,我手头还有点,先垫着吧!”阿叔阿婶几乎同时说:“哪怎么行?怎能要你的钱?”

“怎么不行?我们不是一家人吗?”季芴这句话起了作用,他们再未吱声。

季芴和阿叔在商定的第二天,便赶头班火车,到了临南。时间尚早,刚过十点,医院还未下班。二人不敢耽待,走出车站,便马不停蹄,上了直达省立医院的二路公共汽车。还好,乘车的人虽然很多,上车后,阿叔找到了一个座位,季芴只能手扶着座位,在一旁立着。

车刚过两站,上来一个乘客。季芴不经意间对他望了一眼。只见他上车后,有气无力地倚在座位边的扶杆上,整张脸黑里透青,而且浮肿得相当厉害,显然是患有重症的病人。季芴关心地问道:“老伯,你是去医院看病?”

“是呀……我患有癌症……现是去复查的……”

季芴与这位患病老者的对话,似乎并未引起同车人太多的关注。有的看了一眼后,扭头看另外一边去了;有的干脆低着头,连头也不抬一下……季芴实在看不过眼,很是不忿,心里想:“怎么现在的人会这样呢?麻木不仁的。过去不是这样子的……”

他见无人搭理,便朝向那几个坐着的年轻人说:“人家病成这个样子,你们有谁能让个位?”起初,并无人搭理。过了一会儿,方有一个开腔道:“你问他什么出身?”

此人敢情是冲着季芴问的,不过患病老者即刻作了回应:“中农,我是中农。”

刚才开腔的人一听,懒洋洋地送来一句:“那不行!还不够格!”停了一会儿,他再次冲着季芴道:“明说吧……座位也是要讲‘阶级性’的!”这回倒轮到季芴瞪目结舌,不知说什么好了……



171

骨科病人不算太多，季芴陪同阿叔，很快挂了个十一号。

没过多久，护士前来叫号：“1——0号。”没人应对，她又叫了一次。还是没人反应。

季芴侧身看了一眼，坐在旁边那人手中的号票，忙说：“到你了，为何不答应？”

那人大约四十来岁，见说到他了，有些不解地道：“没有哇！我是10号，她叫的是1——0号。”

护士也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1就是腰，懂吗？”

那人听得懵懵懂懂，赶紧说：“哦哦！懂了……到我了。”护士没再搭理，让他自己进诊室看病。

看病的是位女医生，戴着只大口罩，看不见她的颜面。她抬头望了一眼进来的病人，用习惯的语言问道：“哪里痛？”

那个病人回答说：“1痛。”

“胰痛？”

“是的，1痛。”

“那——上床检查一下。”

那个病人有点奇怪，指着自已的腰，问医生道：“是这里痛，也要上床检查？”

医生说：“你不是说胰痛吗？不上床怎么检查？”

那个病人又犯糊涂了，连忙解释说：“刚才那个护士明明说的：1就是腰，腰就是1。”

经他这么一解释，女医生听后哭笑不得，只好说：“那……你坐好，把裤子先拉下来。我检查一下你的腰。”

那个病人听说要脱裤子检查，好生奇怪。他犹豫了一下后，认为自己并没

听错,医生是这么说的。便壮着胆子,一咕噜将裤子,全撸了下去。

女医生见状,气不打一处来,狠狠地骂了一声:“畜牲!”

正等着医生,为他检查腰疾的那个病人,听医生这么一说,满以为在问他的出身。马上回答道:“出身?贫农。”他还怕对方没听清楚,继而用加强的语气补充道:“三代贫农!”

172

季芎曾一度在新闻纪录片中,被那些农村大型养猪场里,一群群肥嘟嘟、温顺顺的猪猡所吸引。心想,能做一个这样的猪倌也不赖。因为阿婶养猪有一套,家里喂的猪,硬比别家出栏快,一年可出两趟。便试探地对她说:“阿婶,我去队里喂猪怎么样?”

没成想她不赞成:“你不会养,真正养起来不容易。”

季芎不服气地说:“我知道不会养,可以学呀。边学边干……不可以吗!”

阿婶继续制止道:“养猪不是闹着玩的……”

“我见人家养得那么轻松……”

“那是电影,其实哪有那么好玩有趣。”

季芎又与陈志立商量。谁知陈志立也持反对意见。他说:“看着容易,实则不易……我见人家养猪,像家里养崽女那样,悉心照料,你做得到吗?……”

季芎不信有这样难,仍坚持试试看,便向队长提出请求。队长考虑了一下,认为这也好,不妨让他试试,只要用心,也许还行。

潘坡四队养猪场,建在离村头大约一公里的一块平地上,排列过去约有十几间猪圈。但不知何故,一直来都不见起色。喂养的猪并不太多,大小不足二十头。可是出栏率却很低,“老贫”们对它兴致并不高。

令季芎感兴趣的,除了养猪好玩,猪圈外那片蔬菜地,开阔平坦,一览无余,叫人好不心旷神怡。就这样,“新猪倌”走马上任了。他首先前前后后,将猪场巡视了一圈。然后,便开始运作起来。他一边将地里摘下来的红薯藤及蔬菜,